

曲園叢書

14
484
27



門 4
號 484
卷 27



曲園襍纂序

東南底定之後吳中花月之勝未減曩時士大夫之宦
成而歸及流寓於是者各治第宅啓園林竹庵松臺月
汀星沼極一時之盛矣而余蝨於其閒亦有曲園之築
一勺之水一卷石之山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樽木龍燭
也然吾園既小不足以讌賓客陳聲伎則仍於其閒仰
屋梁而著書溫故知新閒有所得哀而錄之得五十卷
每卷爲一種嗟夫吾之力不能大吾之園而吾之園顧
能成吾之書吾負園園不負吾也書成因名之曰曲園
襍纂俞樾記

曲園雜纂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曲園雜纂目錄

卷一 艮宦易說

卷二 達齋書說

卷三 達齋詩說

卷四 達齋春秋論

卷五 達齋叢說

卷六 荀子詩說

卷七 何劭公論語義

卷八 士昏禮對席圖

卷九 樂記異文考

卷十	生霸死霸考
卷十一	春秋歲星考
卷十二	卦氣直日考
卷十三	七十二候考
卷十四	左傳古本分年考
卷十五	春秋人地名對
卷十六	邵易補原
卷十七	讀韓詩外傳
卷十八	讀吳越春秋
卷十九	讀越絕書

卷二十	讀鶡冠子
卷二十一	讀鹽鐵論
卷二十二	讀潛夫論
卷二十三	讀論衡
卷二十四	讀中論
卷二十五	讀抱朴子
卷二十六	讀文中子
卷二十七	改吳
卷二十八	說項
卷二十九	正毛

卷三十 評袁

卷三十一 通李

卷三十二 議郎

卷三十三 訂胡

卷三十四 日知錄小箋

卷三十五 芥子

卷三十六 小繁露

卷三十七 韻雅

卷三十八 小浮梅閒話

卷三十九 續五九枝譚

卷四十 閩行日記

卷四十一 吳中唱和詩

卷四十二 梵珠

卷四十三 百空曲

卷四十四 十二月花神議

卷四十五 銀瓶徵

卷四十六 吳絳雪年譜

卷四十七 五行占

卷四十八 八卦葉子格

卷四十九 隱書

卷五十六 老圃

卷四十八 八桂葉千齡

卷四十九 正許古

卷四十六 吳蘇雪平韻

卷四十五 羅源燭

卷四十四 十三日蘇軾詩

卷四十三 百空曲

卷四十二 杖杖

卷四十六 吳中韻林詩

卷四十九 關西日張詩

良宦易說 曲園襍纂第一 德清俞樾

曲園之東北隅築室曰良宦其地稍幽僻無事則攜
周易於其中讀之有所得則筆之是曰良宦易說然
仍未離乎訓詁之學也

初九潛龍勿用

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以人事言若舜漁雷澤漢高祖為泗水亭長皆
可當之孔氏正義謂當堯之世堯君在上不得為小人
道盛此潛龍始起在建子之月於義恐非屑屑分別轉
失之泥矣此爻初無小人道盛之義正義於九二曰乾

之初九則與復卦不殊乾之九二又與臨卦無別但易論象復臨二卦既有羣陰見象於上卽須論卦之象義各自爲文此乾卦初九九二只論居位一爻無羣陰見象故但自明當爻之地然則初九正義何又以小人道盛爲言豈非正義非出一人故有此歧異乎

萬物資始乃統天

統者合也周官太宰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鄭注曰統猶合也是統有合義統天卽合天也下文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

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卽統天之義正義曰以其至健而爲物始乃能統領於天則是統於天非統天矣

乾道變化

變化皆以漸而成天下無卒然而化者也正義以變爲漸變化爲卒化非是禮記中庸篇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是變粗而化精鄭注曰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正義曰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此說變化之義得之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釋文曰施與也正義亦以德施爲道德恩施故曰比初九勿用是其周普也若比九五則猶狹也如此則聖人之辭轉有語病而待後人之圓其說矣此由未解施字之義故也此施字與他施字不同當讀如施服之施接儀禮喪服傳絕族無施服鄭注曰在旁而及曰施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音義引張音曰謂延施而往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義並相同九二雖有君德未居尊位然已出潛離隱故其德亦能延及於人有周普之象字亦作迪文選海賦迪涎八裔注云迪涎灑迪相連也傳用

施字正見以漸推暨灑迪而及於九二之位相稱自施字失解而傳義晦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字鄭音徂早反爲也王肅七到反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並見釋文然大人爲也於義未足劉作聚更非九五君位豈可言大人聚乎當從王肅訓就爲是造就雙聲說文辵部造就也卽以聲得義就訓成故造亦訓成尙書君奭篇者造禮記王制篇造士鄭注並曰造成也飛龍在天是以聖人居君位功業成矣故曰大人造也

文言曰

莊氏文飾之義失之太淺故正義不取然正義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則孔子作傳皆是解釋經文何獨於此特標文言之名哉梁武謂文王所制夫自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穆姜曾引之或古有此說然潛龍勿用何謂也顯標子曰豈復文王梁武之說殊亦難通竊謂孔子作傳諸卦一律惟乾坤德大意有未盡又重言之易之有文言曰猶詞賦家之有亂曰也離騷亂曰王逸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旨總撮行要也文言之文亦當訓理莊子應帝王篇鄉吾示之以地文

崔注曰文猶理也荀子正名篇禮義文理也焉楊注文
理謂節文條理也是文理義同繫辭傳曰仰以觀於天
文俯以察於地理天言文地言理其義一也文言者謂
於篇末又理其詞旨而言之正與賦之有亂相似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上言脩業此言居業正義謂避脩辭之文非也變脩言
居自有精義蓋所以進德句起下知至所以居業句起
下知終正義曰九三唯是一爻或使之欲進知幾也或
使之欲退存義也一進一退其意不同以九三處進退
之時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兩意並行以是言之進業

主乎進知至至之之事居業主乎退知終終之之事正義所謂保全已成之功不妄與動正得其義此所以變脩言居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王注曰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正義曰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夫舍何以訓通義不可曉疑輔嗣讀舍為舒舒則舒展之謂言出潛離隱以次疏通而得舒展也史記律書曰舍者舒氣也是舍與舒聲近義通鄭公孫舍之字子展蓋亦段舍為舒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朋非聖人所貴也泰九二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傳曰以光大也咸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未光大也朋亡為光大朋從為未光大則朋之私而不公明矣惟復彖辭曰朋來无咎蓋一陽初復其勢太孤故有望於朋來曰无咎則知豫之朋蓋簪蹇之朋來解之朋至皆不免有咎也坤為陰柔之卦西南同類故得朋東北異類故喪朋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不貴得朋而貴喪朋也陽卦亦然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曰利西南蓋蹇卦艮下坎上解卦坎下震上並陽卦也陽卦則西南為喪朋東北為得朋而蹇解並

利西南亦即喪朋有慶之義也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夫貴喪朋而又貴得友何也友與朋異說文又部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鳥部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是友少而朋多故聖人貴友而賤朋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然則聖人之世有友而無朋明矣春秋時朋友已爲恆言故孔子贊易亦言之如云君子以朋友講習是也彖辭爻辭無連言朋友者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此當以方字斷句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此釋直方之義又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此釋大不習无不利之義其不言大者光與廣通凡易傳光字自光明暉光外大半爲廣之段字說本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地道光也即地道廣也正釋經文大字言所以不習无不利者以地道之大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不及大字是孔子讀直方二字爲句禮記深衣篇引鄭注曰直也方也地之性不及大字是漢儒亦讀直方二字爲句且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皆協韻與他卦不同若連大字

讀則失韵矣正義以直方大三字爲句由不知傳文光
字正釋大字之義故失其讀耳

鄭讀而曰能以辭義求之似未合王注曰屯體不甯故
利建侯則是不甯而宜建侯於辭義更不合矣按彖辭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傳言宜建侯是釋利建侯之義傳
言不甯是釋勿用有攸往之義宜建侯而不甯猶曰利
建侯而勿用有攸往也何謂往曰屯難也往者往而出
乎難也人情處屯難之中無不急於求出故皆欲有所
往而聖人則深戒之於初九曰磐桓利居貞於六二曰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於六三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則明戒之曰往吝至六四然後曰往吉明前乎此者往
不吉也故於彖辭曰勿用有攸往而傳則不曰勿用有
攸往而曰不甯蓋人之急求出難者無非急欲求安而
已豈知難猶未艾則安不可求故曰宜建侯而不甯不
甯者不求甯也不求甯自不他往矣此傳釋經之妙也

需于沙

傳曰衍在中也旣云在中則正義以沙爲水旁之地失
之矣沙當從鄭作沚爾雅釋水曰水中可居曰洲小洲
曰渚小渚曰沚詩蒹葭篇宛在水中沚是沚在水中故

傳有衍在中之說下文需于泥災在外也正義曰泥者水旁之地若沙則與泥同在水旁何以傳有中外之別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

王注曰窒謂窒塞也正義曰窒塞也惕懼也按下文王注窒懼字凡三見是以窒惕連文異乎今讀然塞懼甚為不辭其讀則是其義則非愚謂惕懼也窒亦懼也字本作恇廣雅釋詁恇懼也此必本於古易說凡兩字連文而義不異者古書往往有之恇惕中吉猶云恐致福也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孟喜本窒作恇此窒恇通

用之見于本經者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王解剛來而得中曰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斯任也是以九二為訟之主而於九五訟元吉則又曰處得正位為訟之主故正義以為凡有二主又曰九五象辭云訟元吉以中正何知象辭剛來得中非據九五也輔嗣必以為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於下象者則稱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二也此孔氏泥於王注之文曲為之說按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

至撥也是九二方以訟不得勝至于遁竄猶不免患乃謂之卦主虛奉美名不亦誣乎是知王氏此注大非經義剛來得中自當以九五言所謂剛來者承上需卦爲文卽所謂不速之客三人來也蓋需卦乾下坎上訟卦坎下乾上兩卦本相承故孔子作傳卽根以立說需之三人來指下卦三陽輔嗣之注已得之矣需下三陽今來居上卽是訟卦而就三陽言九五居中是謂剛來而得中矣輔嗣但觀本卦故未達斯旨

師左次无咎

王注曰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正義引漢書韓

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王氏此注正因韓信傳而附會之其實不然但云左次何以見右之有山陵乎詩清人篇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正義曰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尙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今依此義以說易易之左次卽詩之左旋所謂軍尙左也是以左次无咎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乾下巽上自二至四互兌兌西方卦故有西郊之象而上體爲巽巽爲風位在東南密雲興自西郊而巽

風自東南吹之則不能來矣此所以施未行也王注不及西郊之義正義曰言在西郊去施遠也然則四郊皆遠何獨西乎小過六五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自三至五互兌自二至四互巽故其象與此同

何其咎吉

經云何其咎不云何所咎王注以何所犯咎釋之非其義也此何字乃負荷之荷古負荷字止作何不作荷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梁武帝音賀正與此同小爾雅廣言曰何任也何其咎言任其咎也小畜以六四一爻為成卦之主畜陽者也然初九九二猶剛健得行初九正

與四應而不為四畜故有復自道何其咎之象言為四所咎也苟不失道受咎何傷故吉而傳曰其義吉也言於事之成敗利鈍不可知其義則吉也

君子征凶

易有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如剝上九是也若此爻則君子與婦對言上云婦貞厲此云君子貞凶君子猶言男子耳詩關雎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正義曰婦人謂夫曰君子上下之通名汝墳序曰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小戎序亦曰婦人能閔其君子焉並以婦與君子對言此爻之義亦然上九處畜之極

有婦制其夫之象故以婦言則曰貞厲而以夫言則曰
征凶于辭之及五凶小亦亦凶誠人指其感于
曰誠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誠各處與日誠人指其
誠信本無可憂之道而曰勿恤其孚義殊未安王注殆
失其讀此當以勿恤爲句言艱貞无咎則可以勿恤也
其孚于食爲句猶未濟上九曰有孚于飲酒也伐檀之
詩曰不素食兮此卽孚于食之謂孚于食謂不空食也
當天地之際必艱貞而後无咎苟且以就食非福也故
曰其孚于食有福
與四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同其咎之果言爲四

既云匪咎又云艱則无咎義似重複王注云其欲匪咎
艱則无咎則增出欲字矣按孔穎達論卦辭爻辭誰作
本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鄭學之徒並
依此說一說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
說今以爻辭求之似鄭馬之說不妨並行蓋文王作之
於前而周公又有所增益於後且如坤爻辭初六履霜
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與上六龍戰
于野其血元黃協韻或者此是文王之辭其堅冰至以
下又周公增益之乎此云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豫六
三曰盱豫悔遲有悔並似二人之辭蓋文王但言匪咎

而周公又申之曰艱則无咎文王但曰盱豫悔而周公又申之曰遲有悔而文王之旨益明所謂善繼人之志者即此亦可見矣

威如吉

傳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則此威字當非威猛之威文選謝元暉郡內登望詩威紆距遙旬李注曰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考威夷字本韓詩周道威夷辭君章句曰威夷險也其實威夷與逶迤同不當訓險毛詩作倭遲訓為歷遠之貌則與文選注同義甘泉賦昭華覆之威威注曰猶威蕤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紛綸威蕤索

隱引胡廣曰威蕤委頓貌義並相近荀子仲尼篇委然成文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威與委聲近義通威如猶言委然故有易而无備之義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傳曰反身之謂也義亦當與此同若作威猛解均與傳不合

無不利搗謙

搗字之義王訓指搗荀爽曰搗猶舉也於義似皆未協鄭讀為宣於聲絕遠雖有桓聲近和之說可證然鄭注不傳莫得其詳說文手部搗裂也則馬訓搗為離於義最近自宜從之惜馬說亦不詳其義今按王注曰處三

之上而用謙焉則是白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王氏此說即可用以說馬義蓋六四一爻處九三六五之間九三爲衆陰所宗六五居於尊位六四既用謙於三又用謙於五一謙而兩用之故爲撝謙言分用其謙也所以无不利也撝之本義爲裂引申之爲離他說並非

天地以順動
天地以順動乃古說也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引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轉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

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是古說天動地亦動自隋焚祕緯而儒者不聞此等說但知地道安靜而此經地字幾若贅設矣

介于石

虞翻曰艮爲石是也訓介爲織則非此卦自二至四互艮自三至五互坎坎爲水艮爲石石在水中有磨砢之象亦有觸而成聲之象鄭云磨砢馬作玠云觸小石聲二說並通晉書音義曰磯大水激石也孔子釋此爻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人之動於幾亦猶水之激於磯正見聖人取象之精

簪字之義諸家各異而簪簪之說始於侯果困學紀聞引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明何氏楷周易訂詁曰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愚謂鹽鐵論猶漢世書也李斯上始皇書已云宛珠之簪則先秦古書已有簪名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日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此古時有簪之明證侯果之說殆未可非惟如其說以朋盍爲朋從大合而以簪爲若簪簪之固括殊不成義盍簪二字當相連爲文盍合也簪

冠簪也盍簪猶言聚首云爾質言之曰聚首文言之曰盍簪猶質言之曰比肩文言之曰連襟也

冥豫成有渝无咎

王注曰處動渝之極極豫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如王注則以冥豫成三字爲句然豫上六之冥豫與升上六之冥升一律王讀非也集解引虞翻曰應在三渝變也三失位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是虞讀正以成字屬下然其解亦未可從夫三變而上體爲艮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成字之義洵不虛矣然變而爲艮則可

謂之渝有成不可謂之成有渝以文義論不已慎乎今
 按尚書皋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此成有
 渝之成亦當訓終言終有渝變也故傳曰冥豫在上何
 可長也荀子榮辱篇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
 焉又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疆國篇曰
 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
 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說詳諸子平議

賁于丘園束帛芟芟

俗解以芟芟為淺小之意殊非古訓釋文引馬云委積
 貌辭虞云禮之多也黃云猥積也從無淺小之義正義

訓芟芟為衆多固古說也然於王氏之旨則未為得王
 注曰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
 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芟芟味王氏之旨其上
 落字即所以解芟芟字也蓋注文二語反復相明賁于
 束帛即所謂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故丘園落矣賁于丘
 園丘之言空也致飾於空虛之處即不復致飾於物故
 束帛芟芟矣芟芟即落也正義以隕落釋落字芟芟蓋
 亦隕落之意釋文云子夏傳作殘殘王氏之意正從作
 殘之本謂施飾丘園之地是喜質素而厭華侈雖有元
 纁之束帛聽其殘毀而不用也孔穎達為王注作疏乃

不能深體注意而襲用舊說殆失之乎又集解引虞注曰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彖疑虞氏亦讀彖彖爲殘殘以艮斷巽故束帛爲之殘毀也乃集解又引虞注曰束帛彖彖委積之貌則義與馬同而與以艮斷巽之義不合矣豈傳述有誤乎

拂經于丘

王氏不解丘字之義集解引王肅曰丘小山謂六五也此說得之而義未盡賁六五賁于丘園虞翻曰艮爲山五半山故稱丘然則頤六五稱丘與賁六五稱丘正是

一律頤與賁上卦皆艮也二五本正應頤六五失位是謂拂經六二無應正以六五拂經之故故曰拂經于丘

來之坎坎

王注曰出則之坎居則亦坎其分出居二義疑來之二字當平列來之卽來往也爾雅釋詁之在也經傳中之字訓往者不可勝舉來之坎坎與井彖辭曰往來井井一例學者習聞來往罕聞來之故失其義亦猶尙書洪範篇之從革卽因革也周書文政篇之充虛卽虛實也管子水地篇之違非違讀爲韙卽是非也說詳兩平議本篇

樽酒簋貳用缶

經文是副貳之貳非一二之二損豕辭二簋可用享不作貳簋王注以樽酒簋貳爲句釋爲一樽之酒二簋之食殆非經旨也鄭虞舊讀皆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集解引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尊簋黍稷器又曰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則樽簋並列而貳用缶句但承樽酒而不及簋義殊未安禮器篇正義引鄭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以文義言之鄭說爲長或疑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不知此簋乃

瓦簋也考工記瓶人爲簋疏曰祭宗廟皆用木簋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類也是簋有瓦木二種瓦簋亦曰土簋漢書司馬遷傳飯土簋是也瓦簋可盛飯亦可盛酒樽酒於簋貳之以缶二者並瓦器事適相稱也至傳文樽酒簋貳則陸氏釋文所據本並無貳字此不足疑

以杞包瓜

王注曰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然則王氏讀包爲匏故以匏瓜繫而不食說之陸德明據王注作釋文但云包子夏作苞不及王注之異

何也

萃亨

馬鄭陸虞等並無此亨字當從之觀傳文於彖辭逐句釋之而不及此亨字則原無此字可知王肅本誤衍輔嗣因為作注非其舊也

曰動悔有悔

王注曰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此其義殊涉迂曲殆不可通愚著古書疑義舉例有上下同字異讀之例疑此文下悔字是本字上悔字是每之段字曰動每有悔言其動必

有悔也曰與每並語詞每有悔與詩每有良朋同義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每非一定之詞也釋文引向云言其無不然斯說得之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以文義言當云入可以守宗廟社稷乃不言入而言出其義深矣上文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明必遠者驚而後邇者懼也遠者不驚則邇者亦不懼而無以守其七鬯矣是以唐虞之制五載一巡守周制十二年一巡守其巡守也東西南北一歲而徧使諸侯各見于方岳之下考禮正刑以尊天子非安坐王畿千里之內遂

可以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故必能出而後可以守周之
衰也一人僅亦守府不能出矣則亦不能守矣虞注曰
艮爲宗廟社稷是宗廟社稷乃艮之象必出乎震而後
可以成乎艮此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之義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

經文言艮其背傳文言艮其止經傳不同王注曰易背
曰止以明背卽止也此亦曲說傳曰艮止也若背亦卽
止是止其止矣於義難通疑經傳原文本皆作艮其北
漢書高帝紀注引韋昭曰北古背字艮其北卽艮其背
也今經作艮其背則經師以今字易之矣傳文北字誤

作止字蓋以形似而誤學者遂以本字讀之以致經傳
兩歧然以此轉可考見古易之古字使不誤作止則亦
必易以背字矣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陸與儀非韻宋儒改陸爲遠然依古音亦非韻也以韻
求之字當作阿且以古書之例言之陸與阿每連文詩
考槃篇二章考槃在阿三章考槃在陸是也陸與阿亦
連文菁菁者莪篇首章在彼中阿三章在彼中陸是也
此卦九三曰鴻漸于陸九五曰鴻漸于陸則上九曰鴻
漸于阿正合古書體例今作陸者卽涉九三爻辭而誤

耳

月盈則食

釋文曰食如字或作蝕非愚謂作蝕者是也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呂氏春秋明理篇其月有薄蝕字並作蝕漢書劉向傳日有蝕之蓋作蝕者本字作食者段字蝕說文作蝕云敗創也日蝕月蝕並即敗創之義謂有所虧毀也自經傳皆段食為之淮南子乃有月照天下蝕於詹諸之說矣又此所謂月盈則食並非月食之謂乃謂月盈之後俄而即虧也日行天上一中即偏矣月受日光一盈即虧矣日中則昃日日如是月盈則蝕月月

如是故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也若以月食言則容有頻年不月食者轉不足見盈虛之理矣

旅于處得其資斧

虞氏易於此卦作資斧注曰離為資斧巽上九喪其資斧作齊斧注曰巽為齊離為斧並見周易集解是虞所據本兩文不同各依文解之夫兩卦相連一得一喪必應一律何以有資斧齊斧之不同釋文於巽卦無說於旅卦曰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不言虞作資殆失之疏矣漢易之傳於今者惟虞氏粗存梗概此經虞既作資不得從眾家作齊也資斧齊斧既有不同於此正宜

推究竊謂此經斧字蓋衍文也六二曰懷其資得童僕
貞九三曰喪其童僕貞九四曰得其資蓋皆承六二言
之九三之童僕卽六二之童僕則九四之資卽六二之
資六二言資不言斧則九四亦宜然也因巽卦適有得
其齊斧之文齊資聲近遂於此文資下亦衍斧字虞所
據本已誤然斧雖誤衍而旅卦作資巽卦作齊猶不紊
也故各依其文說之乃始因巽卦之齊斧誤此經爲資
斧後又因此經之資斧改巽卦爲資斧而其誤不可訂
正矣然則何以明之曰釋文於六二懷其資下云本或
作懷其資斧非可知六二之懷其資亦有因九四之文

而誤衍斧字者幸其衍也在輔嗣作注之後輔嗣於六
二止釋資字不釋斧字故陸氏猶知其非若衍在輔嗣
作注之前則至今竟作懷其資斧矣九四之誤衍斧字
卽以此明之

虞吉有他不燕本義虞吉有他不燕
王注曰虞猶專也虞之訓專於古無徵正義亦未能申
其說按虞與吾古字通騶虞之爲騶吾卽其證也王氏
讀虞爲吾言從吾之志則吉若有他則不安矣故曰虞
猶專也
五善損德之脩也

正義曰行德之時恆自降損則其德自益而增新故云
損德之脩也此說非是如其說則非損而是益矣損德
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兩文相對裕是寬大之意則脩必
是縮小之意釋名釋飲食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
縮也損德之脩當從此義蓋脩本乾肉肉乾必縮故訓
爲縮非特聲近且與本義最近也

爲布

坤爲布乃貨布之布周官外府注曰布泉也其藏曰泉
其行曰布是也坤彖辭曰先迷後得主利惟主利故爲
布矣周官泉府列于地官其卽坤爲布之意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韓注曰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是以與屬
臨言求屬觀言此說非也雜卦傳自乾剛坤柔以下每
卦皆分別言之臨觀獨合而言之與損益否泰同損益
盛衰之始也否泰反其類也皆不分屬二卦則或與或
求亦不當分屬二卦也愚謂二陽在五陰之下爲臨以
陽臨陰也二陽在五陰之上爲觀以陰觀陽也凡陰陽
皆互有與求男帥女女從男此夫婦之互爲與求也忠
信重祿則士之報禮重此君臣之互爲與求也民以君
爲心君以民爲體此君民之互爲與求也故曰臨觀之

義或與或求此義不明而臣主闕疏君民隔絕矣

言重難傾士之辨難重也哉曰之臣欲與求也曰臣
者臣與求與幅文也與民也夫德之臣欲與求也
則謂則也二則五正則之士欲購以劍購則也凡劍則
求亦不書不風二佳也愚謂二則五正則之士欲購以
盜竄之命也否泰只其職也昔不食風二佳也與與
佳皆長限言之謂購則合而言之與財益否泰同則
謂言來風購言也福我思難代得自強則也來以
韓五曰以游則也曰與財來購則也曰來是以與
則天則購之義也與與也

達齋書說 曲園雜纂第二 德清俞樾

達齋者亦曲園中齋名也時於其中蕭然獨坐潛思
經義輒有所得故書說詩說春秋論均以達齋題篇
非必皆得於此而於此所得為多矣

曰若稽古帝堯云堯昔者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鄭注枚傳義均未安蔡傳曰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
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此轉得之不得以其
非古而廢之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此三句包括此經之文昔在帝堯即曰若稽古帝堯也
聰明文思即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即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也鄭馬並以書序爲孔子作然則曰若稽古帝堯孔子已明解之矣何容紛紛異說邪或疑夏史臣紀皋陶事何得稱古不知古有太古中古近古之別無逸篇昔之人無聞知枚傳謂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夫近如父母可稱古老夏史紀皋陶何不可稱古乎文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此可證成蔡傳之義

乃命羲和

枚云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枚意此羲和卽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馬融鄭元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

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二說不同而皆非也如枚義則下旣分別言之不必先作總目之辭古文簡質無此辭費也鄭馬以周制說古制然經云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但言天不言地不得云羲主天和主地也竊謂羲和共爲一職下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爲一職此卽所謂堯之五吏也管子輕重甲篇云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然則堯有五吏古書有徵蓋取法於五行叔仲四子分主四方則木火金水也羲和居京師總四子之成中央土也枚義固非

鄭馬但知後世之六官而不知古之五官故亦未得其義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自枚傳有與之正始之說孔疏因曰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恐非古義按禮記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鄭注曰圭瑞也正義曰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據聘禮公受玉又使卿還玉疑古朝覲之禮亦復如此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鄭注

曰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然則下文王受之玉卽受此瑞玉矣既受之後亦必有還玉之事禮文不備耳鄭注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三時禮亡唯此存爾還玉之事或已見於朝宗禮文故此略之也輯瑞還瑞古朝覲之恒禮非因正始而然必如枚說大有似乎燕王噲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矣

東迤北會于匯

枚傳云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蓋據上文匯澤爲解然果是彭蠡則江自湖口而下須南行二百餘里方至彭蠡何以反云北會也且經文如會于汶會于泗沂

會于澧會于涇會于澗澶會于伊其下一字皆實指水
名此不云會于彭蠡而云會于匯何也吳君承志嘗語
余曰此匯字乃淮之假借字漢唐扶頌匯夷來降假匯
爲淮卽其例也淮水在江北江自湖口以東折而北行
合肥水而會于淮故云北會于淮余謂此說極新前人
所未有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昔人以江淮不通爲疑
今得此說不特可以說禹貢且可以說孟子矣漢書地
理志丹陽郡陵陽下引桑欽曰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
此古江淮相通之故蹟非吳人溝通江淮之道也北會
于淮卽可以桑說證之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枚傳云將戰先誓然經云大戰于甘不云將戰于甘也
愚謂甘誓之作當作於旣戰之後經言戰而不言勝敗
蓋王師敗也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至于大戰則有扈之
恃強不服可知矣不言敗者史臣爲王諱也下文有扈
氏威侮五行云云乃述所以征扈之故左不攻于左云
云厯責在軍之人三云汝不恭命乃數其罪也用命賞
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此言國之常典下卽云子則孥戮
女言戮不言賞明此役有罪無功故曰王師敗也使作
於未戰之前則當如湯誓所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不當專言戮也秦誓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甘誓作於既敗之後正與秦誓同孔子有取者以其既敗之後能整飭紀綱申明法律故雖敗而不遽至於削弱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下句易明上句難曉枚傳曰伐去其死道則文義迂回矣愚謂此死字對下善字成文卽作惡字用蓋古語有如此禮記檀弓篇曰人死斯惡之矣昭二十五年左傳曰死惡物也古無上去聲之別好惡之惡與美惡之惡

卽一義之引申死爲可惡之物卽爲極惡之物故言死猶言惡也伐惡彰善意本甚明因後人不達古語故不得其解

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枚傳以神后爲湯正義曰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愚謂同在一節之中而神后高后分別言之恐非皆謂湯也此先神后疑指祖乙上篇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傳以我王爲祖乙蓋盤庚自耿遷殷故追述祖乙之遷耿而言也此云先神后之勞

爾先亦指遷耿之事下文高后乃言湯耳

汝有戕則在乃心

此七字當作一句則者賊之段字據說文賊從戈則聲是賊字本從則得聲古文以聲為主故賊可以則為之以則為賊猶以段為賢以哥為歌也戕賊二字連文其義相同言汝有戕賊之意在汝心也孟子告子篇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椹也戕賊二字即本此蓋亦古人之恆言

周人乘黎

枚傳曰乘勝也正義曰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

意故乘為勝也於義殊曲愚謂未得乘字之義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此序用乘字與彼序用升字其義正同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列子黃帝篇俱升高臺釋文云升一本作乘此乘與升同義之證乘黎猶升陟也商都朝歌黎即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實居上游之地周人滅黎而有其地則成居高臨下之勢矣祖伊所以恐也經言戡黎而序言乘黎蓋以形勢言若但訓為勝失序之指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枚傳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下文父師若曰鄭注
言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意亦同也近人有以爲是大
師疵少師彊者按下文父師言我罔爲臣僕而周本紀
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與罔爲臣僕之
言不應矣是父師少師非疵彊也若仍從古義以爲箕
比則宋世家先言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後言于是太
師少師乃勸微子去是少師非比干也則父師亦非箕
子也古義亦不可從愚按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
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
祭樂器奔周據此文上言太師少師下又言殷之太師
少師特加殷之二字可知微子所與謀者乃微子自有
太師少師而非殷之太師少師也禮記文王世子篇凡
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
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
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古世子
必有太傅少傅微子爲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庶兄則
其有太傅少傅固古制也此篇父師卽謂太傅少師卽
謂少傅師傅固通稱耳下文父師對而少師不對蓋少

傳之職在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太傅既有言則少
傳不必有言也微子以去留大事諮商師傅史錄其辭
以成此篇父師少師史失其名以爲箕比固非以爲疵
疆亦未爲得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邦讀爲封宗讀爲尊並一聲之轉論語季氏篇且在邦
域之中矣邦本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
並見釋文此邦讀爲封之證也成五年左傳晉伯宗穀
梁作伯尊此宗讀爲尊之證也封諸侯
彝文義甚
明枚傳解宗彝爲宗廟彝器正義解邦諸侯
邦國

以封諸侯義轉迂回矣正義又引周禮有司尊彝之官
而申說之曰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此卽可以說分
尊彝之義矣十二章之宗彝疑亦當讀尊彝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之說當從枚傳謂管蔡商也正義據下序成王既
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證管蔡武庚
卽此三監其說塙矣而鄭康成乃以管叔蔡叔霍叔爲
三監此其誤由於書大傳按大傳言武王殺紂繼公子
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又云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
衛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

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大傳祿父及三監叛三字當爲二字然書序明言三監自古有三監之說無二監之說大傳三字當是本文愚謂大傳之三字誤與不誤姑且勿論卽其監字亦已失解監者監其國也非使之監武庚也周禮太宰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三監之監卽立其監之監武王克殷分其地使紂之子與已之弟共監之此聖人大公之道若從大傳以爲監祿父祿父虛有封國之名而實爲管蔡之所監守名爲國君實則拘囚豈聖人所爲哉且旣云監祿父矣則祿父方

爲人所監而不得自爲監管叔蔡叔又止二人與三監之數不合不得不增入霍叔矣此其致誤之由也厥後康叔就封武庚已滅矣而梓材之篇有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可知康叔仍是代管蔡爲監則監殷非監武庚明矣故必監字之義明然後三監之數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故傳於召公不說不詳其故正義云鄭王皆云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旣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

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馬與鄭王義同皆未盡其旨史記燕世家則云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其說陋矣後世以私意揣度至謂召公未免以爵位先後介意其陋彌甚蘇氏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蔡氏又易其說爲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此二說亦皆後世之見周召王室懿親入朝爲卿士就國爲諸侯非如後世大臣以解組歸田爲樂也夫君子同而不和論語所記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公山弗擾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以聖賢師弟子之間尚且如此召公不說又何足怪千載下意度其事固無當也乃讀史記又云召公不說

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夫苟得召公乃說之故即可得召公不說之故使如史公前說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豈盛稱殷臣之賢者即可解其疑乎竊謂此數語必經師舊說史公述之而未達其旨愚以此數語推求乃知召公所以不說者蓋由武王旣沒成王幼弱天下大亂召公以爲國賴長君已與周公區區奉一孺子而欲戡定四方其勢有所甚難又習見殷家故事兄終弟及以爲武王旣

沒周公便可纂承大統乃拘守經常不早定大策此其所以不說也周公歷稱殷時賢臣皆有大勳勞而無不以臣節始終則已之不敢涉天位意在言外此召公所違之意昭然若揭又曰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公之不敢起膺天命意更顯矣厥後史錄其辭藏之策府若顯言召公有勸進之意則召公似有虧人臣之節故但以不說二字隱之而此篇之義晦矣

伯相命士須材

枚傳曰邦伯爲相則召公正義引王肅云召公爲二伯

相王室故曰伯相竊疑此說不然上下言召公並曰太保此獨改言伯相正義以爲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然經止云命士須材耳非大命諸侯也且事之大孰有大於迎太子者上言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止稱太保此經命士須材乃稱伯相若以伯相爲尊稱似失輕重之辨矣其不可通一也序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傳云二公爲二伯然則畢公亦是二伯相王室者召公可稱伯相畢公亦可稱伯相止言伯相爲召公乎爲畢公乎其不可通二也湯誓

序云伊尹相湯咸又序云伊涉相大戊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凡言相者皆非官名爰立作相乃偽古文語不足據惟定元年左傳稱仲虺爲湯左相左傳晚出之書亦不足據且荀子言孫叔敖相楚而左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爲鄭相國而左傳止言執政則左傳於當時之人猶未有此稱也左傳猶無之豈周初之書而有伯相之名其不可通三也愚謂此相卽上文相被冕服之相鄭彼注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然則此相亦太僕也伯者立政所謂常伯也文選籍田賦注引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是周之

常伯卽漢之侍中漢百官表稱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故命士須材伯與相二官並命之一則取其出入禁中於事爲便一則正王服位本其專職明器之類固宜主之也下云狄設黼屨綴衣傳云狄下士此兩經相連狄旣下士此伯相亦非尊官以召公當之謬矣

臣妾逋逃

枚傳曰男曰臣女曰妾正義曰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然考之古書婦女從軍實無此事墨子備城門篇曰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八商子兵守篇曰三軍壯男爲一

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
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
壘陳而待令此皆以守言非以戰言蓋守則婦女老弱
皆可助力若戰則安所用之漢書李陵傳吾士氣少衰
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
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
斬之可知古法婦女不得從軍也此經臣妾逋逃蓋因
臣妾恒言故因臣而連言妾耳古書多有此例禮記雜
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因父而連言母實則父
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

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因昆而連言弟實則已生之年
所不及者安得有弟也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
老而連言幼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連言馬
凡此之類甚多不達其例卽不得其解矣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枚傳曰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按篇
中言禹者止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與贖刑無涉其下
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則監伯夷非監禹也
序何以言訓夏贖刑乎考贖刑之法本於舜之金作贖
刑虞書正義曰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

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然則訓夏贖刑卽訓舜贖刑古經本謂之虞夏書故虞事亦可言夏也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按篇首王享國百年論衡氣壽篇謂并未享國之年年百三四十歲矣卽從史記說穆王卽位春秋五十立五十五年崩百年兼數未卽位之年然其時亦已滿百歲而諸侯之列尚有稱兄者此人之壽可謂長矣成周盛時所謂耆壽俊在厥服於此可見

達齋詩說上曲園禠纂第三
德清俞樾

關雎

此詩舊作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君分爲五章章四句今從舊說以愚論之當爲四章首章章四句次章章八句三章四章章四句每章有窈窕淑女句凡五言窈窕淑女故知五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女下三章皆以參差荇菜興窈窕淑女文義本甚明因次章加求之不得四句此古人章法之變而後人遂迷其章句矣窈窕疊韻首章關關疊字亦卽疊韻下三章參差雙聲古人音律謹嚴大率類此

服之無斃

箋云服整也整治之無厭倦此說甚合卽序所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也禮記緇衣篇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斃引此詩義亦取於無厭倦服字仍當從箋訓整治方與上言行關合鄭注乃云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則與箋異而與引詩之意亦不合矣

南有樛木

傳曰南南土也箋云謂荆楊之域正義曰諸言南山者

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故言南土愚謂此說殊泥易曰相見乎離古者嚮明而治自天子諸侯至於有土卿大夫無不南面者故離爲相見之方詩人之詞如南有樛木南有喬木南有嘉魚以至山曰南山澗曰南澗大率多以南言蓋欲於四方之中舉一面以包其三面則莫如言南以南方人所常見也不然國中豈無東山西山而必言南山豈無東澗西澗而必言南澗乎伯兮篇正義曰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曰北堂以是言之言北者

義繫婦人陟彼北山言采其薇亦就婦人言舉婦人所常見者則宜言北舉男子所常見者則宜言南此亦不易之理矣古明堂之制有明堂元堂青陽總章而獨以明堂爲大名亦此義也南之外莫如東東方屬春四時之首故舉東之一面亦足包其餘三面如東門之墀東門之楊是也其或言北者則配南而言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是也其或言西者則配東而言如蝮螭在東朝墜于西是也若出自北門則取背明向陰之義固有意言之而非恒言矣汪容甫有釋三五七篇古人之言數者始可不泥其數愚爲此說則古人之言方者亦可不

泥其方蓋古人立言之體例自漢以來久已失之而今則日推而日出也

麟之趾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按序言衰世則知此詩非作於文王時蓋周南召南乃周室未東之時所作自文武成康至於幽厲其詩皆在焉東遷後始別之爲王風不列乎此矣麟趾之作必在夷王以降故謂之衰世王室雖衰而關雎之化未泯故詩人作此以歎美之鄭君答張逸問曰衰世者謂文王與紂之時此

言失旨夫公子乃周之公子也殷雖衰而周方盛豈得
以周之公子爲衰世之公子執是以言將文王亦衰世
之君乎汝墳篇有王室如燬句亦恐指周室衰亂而言
鄭以紂當之未必然也野有死麕序曰天下大亂疆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亦
言周衰世亂而文王之化猶存箋說並非

又按序云如麟趾之時而箋云似麟應之時以應字易
趾字正以麟趾之時不可通也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疑此序亦云信
厚如麟趾蓋麟趾是關雎之應羔羊是鵲巢之功致騶

虞是鵲巢之應三詩本相同也之時二字當爲衍文

綠衣

此當從毛傳綠閒色黃正色蓋莊姜以黃自喻而以綠
喻眾妾也詩雖四章而止成三義首章綠衣黃裏見閒
色爲衣而正色反爲裏也二章綠衣黃裳見閒色爲衣
而正色反爲裳也三四章則共爲一義三章云綠兮絲
兮四章云絺兮綌兮絲貴而絺綌賤見貴綠而賤黃也
如易其文曰黃兮綌兮與綠兮絲兮相對則文義自明
因末章不著黃字故傳箋均失其解耳末章所以不著
黃字蓋承前讀之則其義自見故可不言又或莊姜不

欲數言已貴故於末章止言締綌之遇淒風而不著其
色之貴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箋云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
急刻之行矣按箋以二句分故今說非其旨也此蓋言
在位之人其號爲虛徐寬仁者其急刻則既如此矣然
則其急刻者當何如邪甚疾之之辭也史記酷吏趙禹
傳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
爲平當時所稱其虛其邪者殆亦趙禹之類也

莫赤匪狐

箋云赤則狐也正義曰狐色皆赤然狐實不赤瑞應編
曰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邱之國然
則赤者非凡狐也詩人言莫赤匪狐何邪蓋古人方言
有以黃爲赤者禮記玉藻篇大夫元華鄭注曰華黃色
也而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此古
人以赤爲黃之證亦猶禮器篇或素或青以白爲素以
黑爲青方俗之言如此也都人士篇曰狐裘黃黃論語
鄉黨篇曰黃衣狐裘然則狐色自當言黃矣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毛傳泮坡也釋文曰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

破愚謂作破亦通蓋言淇水則有厓岸以自拱持而下
濕之隰則不能無破缺之處蓋亦大德不踰小德出入
之意女與士耽其始合不以正故以此言自解耳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釋文云旦說文作息息愚謂旦固段字晏亦段字依說
文則當作曖曖說文目部曖目相戲也從目晏聲此卽
言笑宴宴之本字方言曖視也東齊曰曖凡以目相戲
曰曖

山有扶蘇

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據釋文無小字段氏玉裁及

阮文達校勘記並以無小字爲是斯固然矣惟下文荷
華喬松游龍皆實有其物扶蘇未知何木正義亦不能
詳但云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此影響
之談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垂條扶疏枚乘七發云根
扶疏以分離此皆形況之辭而非木名未足以說此愚
按說文木部楮木也是木固有名楮者張平子南都賦
云楮枿枿欄字亦作胥上林賦云留落胥邪仁頰并闔
郭璞曰胥邪似并闔皮可作索是楮邪之木與枿欄相
似故賦家每與枿欄並言枿欄卽椶也椶葉下垂若流
蘇然楮旣似之其狀當亦相同故名之曰楮楮之言滑

也車牽篇其葉滑兮杖杜篇其葉滑滑並其義也而草木之名古多用雙聲疊韻字故楮亦名扶胥疊韻字也亦作扶蘇胥蘇一聲之轉也此詩云山有扶蘇傳釋之曰扶胥木也乃其本義詞賦家襲用其扶蘇字以形容樹葉之茂盛相沿既久不知其本爲木名遂莫知此詩之所指爲何木矣

公路公行公族

宣二年左傳晉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據傳有公族餘子公行三官此詩公行公族皆與彼同則公路

卽餘子明矣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旄車之族是也是鄭以公路爲卽公行按左傳但言趙盾爲旄車之族不言爲公行竊疑趙衰以叔隗爲丙子則盾適子也本宜爲公族以趙括之故自退而爲旄車之族蓋由適子降爲餘子自同於適子之母弟也若降爲庶子則貶損太過直以父死之後追廢其妻於禮不順恐轉非盾之所以自處矣鄭箋以旄車之族證公路自是不誤乃云庶子爲之則誤以餘子爲庶子矣杜注本之曰旄車公行之官於是孔氏作正義大暢其說於詩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

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知公路非餘子者
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於左傳
正義曰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詩人變文以韻
句耳夫此詩三章而公族餘子公行適有三官正堪分
配乃置餘子不數而公行公路必變文以言之詩人之
辭何其苟且趁韻如此哉且傳言旄車無以見其爲戎
車詩云子子干旄非必戎車乃有旄也竊謂公路者掌
乘車之政餘子爲之公行者掌戎車之政庶子爲之乘
車直言公路戎車變言公行蓋以行列爲重且以別於
公路也左傳但言爲餘子不言爲公路文不具耳杜解

亦爲餘子曰治餘子之政正義因言主教卿大夫適妻
之次子又云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教之此說殊誤
夫卿之適子爲公族則所治者公族也凡餘子庶子皆
宜公族大夫教之成十八年傳云荀家荀會欒麇韓無
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是其事也如
正義說則公族大夫止得教卿之適子并同母之餘子
不受其教而餘子則旣教適妻之次子又并妾子而教
之輕重倒置所謂公族大夫者不徒擁空名乎且公有
戎車亦有乘車戎車特設專官乘車竟無主掌亦非事
理治經者宜以詩補傳之缺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箋云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愚謂此使字當讀爲吏古字通用襄三十年左傳使走問諸朝釋文曰使本作吏是其證也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注引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成二年左傳釋文云三公天子之吏也是古謂天子三公謂天子之吏晉人爲其君請命特就天子三公而請之重其事也因字通作使鄭君望文說之則是因其使來就近陳請抑何苟簡之甚乎正義徒以是號公非號公

屑屑辯論未達假借之旨也

坎其擊缶

擊缶本秦人之樂史記李斯傳曰擊甕叩缶真秦之聲也藺相如傳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其下卽云仰天撫缶皆可證擊缶之爲秦俗說文缶部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許叔重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豈不知陳風有坎其擊缶之句而乃云秦人以節歌其義可疑說文鼓部有鞀字解爲鼓鞀聲此字在部末近時治說文者皆以爲衍字愚疑此卽坎其擊缶之本字

許君所見毛詩字本作罄從鼓缶聲蓋亦鼓之屬許君收此篆傳寫逸之而補於部末又逸其說解乃綴以鼓聲聲三字耳毛傳云盎謂之缶若然則缶爲土音鼓爲革音二者必當有別何得同以坎其二字擬其聲乎伐木篇云坎坎鼓我則坎自是鼓音擊鼓擊罄雖有別而皆鼓也故皆以坎言之罄之形制不可知疑是罄屬今說文作鼓聲聲此罄字殆有所本也

無衣無褐

箋云褐毛布也又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愚謂衣是大名不得專屬之貴者而褐爲毛布又未知何物正

義謂織毛爲之則禹貢所云織皮也枚傳云毛布與鄭箋同竊謂以此解孟子之許子衣褐則可無衣無褐非謂此也說文衣部褐編臬鞮也一曰粗衣也許君列此二義而以編臬鞮爲第一義疑本三家舊說蓋褐字以見此詩者爲最古而毛無傳故取之三家也編臬爲鞮雖未詳其製要是足衣衣在身褐在足農家三時作苦沾體塗足或可不衣不鞮歲晚務閒入此室處則旣不可無衣弁不可無鞮矣故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歲亦陽止

毛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愚謂此言歲非言月

不當以陽月爲說七月篇春日載陽箋云陽溫也此詩
歲亦陽止亦當訓溫謂春日也首章曰歸曰歸歲亦莫
止此蓋遣第一輩戍卒鄭箋謂之先輩是也故期於歲
莫而歸正義云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然則第三章
所遣者第三輩也故期於明歲之春而歸歸有早晚由
遣有先後也正義據出車之篇春日遲遲薄言旋歸謂
此戍役明年之春始得歸期云歲暮暮實未歸因言是
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疑諒字之誤此說大謬按本篇云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指第一輩
而言歲莫而歸者也出車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

來思雨雪載塗此指第二輩蓋黍稷方華較楊柳依依
爲時較後然先輩中輩相距不遠故其歸時亦遇雨雪
也又云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則指第三輩以明年之春
歸者正當春日載陽之時卽此篇所謂歲亦陽止也兩
章之文互相備三輩往來敘述甚明自陽字失其解而
詩義不見矣杖杜篇首章有杖之杜有暝其實此言春
日也故下云日月陽止次章有杖之杜其葉萋萋此言
秋日也故下云卉木萋止然則陽屬春日觀杖杜之篇
而益信

錫我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按此與莽制不同據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直錢三是莽制雖有此五等之貝然小貝以上皆二貝爲一朋非五貝爲一朋也五貝爲朋自是古義淮南子道應篇大貝百朋高注曰五貝爲一朋與鄭說合廣韻朋字注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錫十朋也蓋古義固如此故鄭高皆循用之正義乃以莽制爲說云鄭因

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此說恐非鄭義古者建國始於五國爲屬治鄉始於五家爲比治遂始於五家爲鄰治軍始於五人爲伍然則貨貝之制始於五貝爲朋必古義矣

正月繁霜

傳曰正月夏之四月愚謂夏之四月苟有微霜已爲可異其勢不至繁多且以夏四月爲正月何以別於歲首之月說者徒據昭十七年左傳爲說按傳稱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

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云云此二說竊謂以平子爲正太史雖云在此月然夏四月之爲正月初無塙證所引夏書辰不集于房數語亦無以明其爲在四月也且四月稱正之義據左傳正義云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爲純陰之卦正陰之月也若然則四月十月皆可稱正月乎斯亦混而無別矣禮記禘記下篇載孟獻子之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正月明指周正建子之月使一歲有兩正月則孟

獻子之言失之不審矣當時太史雖有此言而平子竟不之從蓋其所執者本正也而後人乃據魯太史一時之偏見以說此詩夫使此詩正月是建巳之月則魯太史何不引之以折平子乎可知在春秋時說此詩者尙無此解也愚謂此詩正月與孟獻子所謂正月同並是周正建子之月建子之月理合有霜大約此歲洎寒霜太繁多於一歲之首而氣象陰慘故詩人感之而作猶杜少陵詩云元旦至人日未有不陰時千古憂時之意如一轍也豈必已月降霜乃爲憂傷乎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亦非必雨雪於盛夏之時而後作此

詩也

如或疇之

箋云疇旅疇也如疇之者謂受而行之正義曰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愚按正義此說殊誤考鄉飲酒禮說主人酬賓事曰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此主人酬賓之觶奠于薦東者也其下又曰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曰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下又曰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此一人所舉之觶奠于薦

西者也其下又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注曰初起旅酬也賈疏曰云取俎西之觶者謂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為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然則旅酬所舉之觶乃一人舉觶之奠于薦西者非主人酬賓之觶奠于薦東者經文甚明今此正義乃謂既酢而酬賓賓奠之不舉至三爵之後乃舉所奠之爵以行旅酬則是旅酬之觶即主人酬賓之觶矣說之不審遂成大誤

胡逝我陳
傳云陳堂塗也夫既云不入我門矣何以得至堂塗箋

爲之說曰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
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
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
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此說亦迂曲而不可通愚謂陳
當讀爲甸卽所謂四丘爲甸者也箋解上文梁字爲蘇
國門外魚梁則此甸亦謂蘇國外之甸也周官稍人注
曰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隲之之隲同是甸讀如隲故
此卽以陳爲之耳蓋古今爲隲而隲之而注人
舟人之子
舟人之子私人之子卽從上西人之子中分別言之傳

曰熊羆是裘言富也此解不誤惟以舟人爲舟楫之人
則望文生訓耳舟讀爲疇史記歷書疇人子弟分散如
涓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
其父學此云疇人之子當從此說謂周之故家子弟也
私人者崧高篇云遷其私人傳云家臣也此私人義與
彼同蓋古者世祿其故家子弟傳其父業得以有位於
朝而此外寒賤之士往往由家臣以進文十二年左傳
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注曰與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
上軍論語稱衛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而孔子
適齊亦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皆其證也疇人之

子熊羆是裘見故家子弟無不席豐履厚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見寒峻子弟亦得由私人而進用二者皆西人之子明西人之子無不得志者彌見東人之子之困矣鄭箋讀舟爲周讀裘爲求則周人卽西人也上句方美其衣服之粲粲此句又傷其退在賤官正義雖曲爲之說而義卒不可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按士冠禮純衣緇帶韎韐則韎韐之爲

士服信矣惟王朝六軍自應有將何以使未命之世子將之卽偶有其事要非常法豈得遽形歌詠轉若來受命必使率師者然恐非詩人立言之法也尙書顧命篇俾爰齊侯呂伋枚傳曰伋時爲天子虎賁氏疑古者諸侯之適子得入爲王朝守衛之臣故齊侯伋嘗爲之而他國亦多有然者周官虎賁氏所屬有虎士八百人其職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然則遇有軍旅虎賁氏實率此虎士八百人以先後王故曰以作六師若使之代卿士將則所將者不過一軍而已安得云以作六師也考夏官序官虎賁氏之前爲司右乃

勇士充王車右者諸侯世子或亦可爲之非必虎賁也
司右之前爲諸子掌國子之倅鄭注云國子謂諸侯卿
大夫士之子也又云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可知
古制內而公卿大夫士之子外而諸侯之子無事則備
宿衛有事則從軍旅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此其
選也夏官以司右虎賁旅賁諸職列諸子之後古制尙
可想見而卽可以說此詩矣

來朝走馬

自來說此句者皆從走馬二字發議謂是參西戎之俗
開騎馬之風乃愚自幼讀孟子卽致疑於來朝二字夫

來朝者從其未來之時計之也猶曰明日耳豈有追述
百年以前之事而猶曰來朝哉誠言來朝則詩中必應
及其先一日事乃於古公亶父之下不著一語卽曰來
朝走馬此語大有可疑求之朱傳不得其說求之毛鄭
仍不得其說及作羣經平議得一創解終以無徵不信
刪而不存今姑錄於此竊疑來字乃夾字之誤夾與甲
通周禮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注云夾讀爲甲尙書多
方篇因甲於內亂正義曰夾聲近甲古文甲與夾通並
其證也夾朝者甲朝也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
也會朝亦卽甲朝也彤弓篇一朝饗之傳曰一朝猶早

朝夫經既言朝其早不待言矣此早字乃甲字之誤說
詳羣經平議甲爲十日之首引申之爲第一之稱故毛
公云一朝猶甲朝甲朝之稱蓋當時常言也會朝清明
者一朝清明也夾朝走馬者一朝走馬也夾乃甲之段
字而來又夾之誤字耳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此
正襲詩人甲朝走馬之義且可證甲朝之爲古人常言
矣

其軍三單

毛傳曰三單相襲也單則何以相襲疑毛公讀單爲禪
禪有禪代之義故云相襲也三軍所以得相襲何也蓋

古有計口出軍之法大國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
各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口軍三而以其一軍奉公家
詳見春秋繁露爵國篇公劉當日疑用此法三分其民
以爲三軍而用其一軍使之更番相代故曰三單單猶
禪也是時公劉國小民少而又困於狄故其用民不得
不多近乎後世所謂三丁抽一者至其後生齒日繁兵
力益足故成周之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
羨鄭箋以此說三單恐非其旨

戒雖小子

以小子爲刺王義殊未安抑篇鄭箋云天子未除喪稱

小子然厲王實不在喪而被以在喪之稱可謂慎矣竊謂民勞板抑諸篇凡言小子者並謂卿大夫之適子也古者世祿故卿大夫之適子亦得與聞國政周書皇門篇曰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又曰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按此篇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閔門以輔王之格言而篇中惓惓於宗子私子此刺厲王之詩所以兼及小子也周書芮良夫篇屢言執政小子執政指當時卿大夫小子卽指卿大夫之子故又曰惟爾執政朋友小子朋友其僚屬也小子其子也襄九年左傳曰鄭六卿

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躉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大夫門子卽朋友小子也以左傳證周書而小子之義明民勞諸篇之小子卽可以此解之抑篇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朋友小子並言與周書同其曰庶民小子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既之陰汝反予來赫

陰與赫相對成義陰讀如蔭暘人之蔭鄭箋以覆蔭解之是也赫卽雲漢篇赫赫炎炎之赫故毛傳訓炙言我蔭庇汝而汝反燠炙我也箋云口距人謂之赫非是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然考之史記齊遷臨菑在齊獻公元年當夷王之時非宣王之時正義曲徇傳說反爲史言未實過矣卽令齊於此時遷臨菑亦何煩天子大臣爲之築城哉崧高篇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然則天子誠命大臣爲齊築城當屬之召伯何以屬之仲山甫哉竊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與出車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文義一律彼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

衛中國然則此亦當同之蓋宣王時東有淮夷之患方命召穆公往平之江漢之詩是也而齊者東方之大國故天子特命大臣隸齊相度形勢築立城郭屯兵戍守以保衛中國此仲山甫所以奉命而往也其城東方非城齊也豈爲齊國新遷之故哉上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役所繫之重可見淮夷一日不平仲山甫一日不得歸下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蓋望淮夷之早平也若止爲城齊而往則築城自有期日未竟必不得歸已竟亦自不留無可速亦無可遲何必以遄歸爲頌禱之詞哉

鉤膺鏤錫

傳曰鏤錫有金鏤其錫也箋云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考周官巾車職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則玉路惟天子有之不得賜諸侯也二曰金路以賓同姓以封韓侯爲周之同姓則所錫者必金路矣乃據巾車職玉路錫金路鉤鄭注曰金路無錫有鉤然則王錫韓侯之車宜乎有鉤膺無鏤錫也而詩乃并言之正義因謂是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亦曲說也考廣雅釋器白銅謂之鎔赤銅謂之錫鎔字見詩則錫字亦必是說詩疑三家舊說有訓此錫字爲赤銅者鏤錫謂

雕鏤赤銅以爲鉤膺之飾雖以文義論似不及毛鄭之安然封同姓必以金路實是有鉤無錫則其說亦自可采也

實維爾公允師

傳曰公事也箋云實維汝之事信得用師之道按此詩乃周公作大武之樂旣成而告廟也詩中追敘文武之功乃云維汝之事汝者何指乎雖金縢有爾我之稱然上文云於鑠王師又云躋躋王之造並稱之曰王不應於此而稱爲爾也竊謂此句乃稱述大公望之功大明篇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蓋牧野

之事尚父之功為多故大武之樂亦及之孔子論大武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是其證也呂望為太師乃三公之職故稱之曰公實維爾公允師言所以成此大武者實由太公允稱太師之職也長發篇末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與此文意正同

秋而載嘗

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毛意謂魯用諸侯之禮有秋而嘗者有秋而不嘗者故曰秋而載嘗別於他歲之秋而不嘗者也乃發語之詞所以足句初無意義正義乃云毛以載為則謂當禘

之年雖為禘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禘於秋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禘復為嘗此失毛義甚矣又毛公之說以王制考之亦不盡合王制云諸侯禘一禘一禘之禘嘗禘一禘一禘則不禘尚合乎禘一禘一禘之說謂秋禘則不嘗與嘗禘一禘之說不合矣鄭不從毛傳蓋以此正義亦未達鄭意也

母弟書弟也襄二十一年書天王殺其弟年夫彼稱弟而此不言弟又何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得之矣

之事尚父之功為多故大武之樂亦及之孔子論大武
云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是其證也呂望為太師乃三
益以孔五義亦未盡腹意也兩公允師言所以成此大武
肅然領頌不嘗與嘗無然領之焉不合矣腹不發手爵
命然領手爵夏肅頌不領而詩合平誦一辭一領之態
王歸詩之亦不盡合王歸云肅對肅辭誦一辭一領嘗
而腹嘗謂肅領發肅嘗此央手義甚矣又手公之獲及足
欲却祭之嘗即天年獲心今魯亦取天年之豈姑言將
為大祭之肅頌不為却祭之肅然然為大祭之領頌不
之手謂為領而頌為嘗祭姑肅其意言肅對之豈發夏



達齋春秋論 曲園襟纂第四 德清俞樾

論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克段于鄆論者皆以為罪鄭伯殆不然也僖二十
五年春秋書衛侯燬滅邢三傳皆曰滅同姓故夫同姓
者兄弟之國也滅兄弟之國其罪至於生名之況親殺
其兄弟者乎鄭莊之於大叔段公穀皆以為殺之則其
罪視滅兄弟之國必有甚矣宜為春秋之所貶當曰鄭
伯寤生乃書爵而不名何也段者鄭伯之母弟也春秋
母弟書弟故襄三十年書天王殺其弟年夫彼稱弟而
此不言弟又何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得之矣夫

春秋者託文以見義非紀事之史也其託始於隱公蓋託王於魯也王者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大叔居京都城過百雉又收西鄙北鄙之邑至於廩延其勢且無鄭矣晉封桓叔於曲沃而曲沃竟并晉此其明鑒也漢高祖既定天下大封同姓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三庶孽之封分天下之半而卒有七國之禍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高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戶至三萬賜袞冕金輅前後鼓吹九部之樂而秦王卒

殺太子而代之烏乎自古帝王以百戰得天下而爭奪之禍常起於門內自漢唐至於元明皆有之聖人作春秋爲萬世法故於隱公元年特書鄭伯克段于鄆段不言弟失弟道也鄭伯書爵予其能討也明乎有王者作必先討其門內之亂而後可以治天下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也世儒不達此義沾沾焉就事以論事烏足以知此

論衛人立晉

公羊傳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者也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則非也穀梁傳曰立者不宜

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烏乎公穀之說得春秋之義矣夫君者羣也在謚法曰從之成羣曰君是人而爲衆之所欲立則宜無忝乎爲君矣春秋乃不與之何也曰是上古之義非可施於後世也上古之時未有君長人各自以力爭食爭而不已必就賢且明者而聽命焉於是遂奉之爲君柳宗元所謂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以至於里胥皆衆立之者也然既有縣大夫則里胥必縣大夫所

命矣既有諸侯則縣大夫必諸侯所命矣既有天子則方伯連帥以至諸侯必天子所命矣若以上古之義復施於後世大亂之道也唐肅宗至德二載平盧節度使王元志死副將李正己殺其子推侯希逸爲帥朝廷卽拜希逸爲節度使已而軍人又逐希逸而立正己亦遂因而授之嗣後諸鎮之逐節度者初命權知留後旋授節度援爲成例終唐之世而後已至後唐明宗則天子之廢立亦由士卒矣此皆所謂衛人立晉者也春秋特書衛人立晉以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自相推奉爲大亂之道杜預陋儒不足以知此乃曰衛人逆公子晉而

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烏乎不問其當立不當立苟以其得衆而遂予之則天下之亂自此多矣海外荒遠之國君臣之分未明或由衆人推擇遂爲之長歲食其奉而治其事若備焉者榛榛狉狉固難與語春秋之義也

論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隱之三年書武氏子來求賻矣此又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公穀皆以爲譏胡安國則以爲譏世官愚謂仍叔者大雅之舊人也詩雲漢之篇其序曰仍叔美宣王也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則仍叔是時當

及百歲矣古多長壽人殷高宗周穆王皆享國百年并未享國時皆百三四十歲召公壽一百八十歲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亦一百八十歲秦漢以下如張蒼羅結亦往往有之趙佗卒於漢建元四年其時漢興已七十年亦近百歲也仍叔當宣王時已能作詩列於大雅中更犬戎之亂入春秋而猶在故天王使其子來而春秋係其父書之曰仍叔之子見故家遺俗猶存也推之武氏子當亦同此但武氏不見於經籍無可考耳傳者反以爲譏失之矣至胡氏譏世官之說則尤不然春秋譏世卿其說始於公羊周之尹氏齊之崔氏皆以

爲譏世卿愚謂此後世之見也古者諸侯世其國則大夫士皆世其家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商相與維係而不可解上者安其爲上而下者安其爲下民服事其上而無有覬覦此所以長治而久安也及秦滅六國廢封建數千百年之卿族無不夷於皁隸西漢之初大啟侯王而根柢不固忽焉漸滅草茅之士挾術干進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禪出於降虜學者習見其人習聞其事各懷僥倖之心咸有速化之意宜其以古之世卿爲不便矣孟子學於孔子者也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使孔子而譏世卿孟子必不貴世臣矣漢世若西京之有金張東京之有袁楊皆累世貴顯與國同休戚尙有古世卿之遺意魏晉以下門第猶重南史吳逵傳太守王紹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後世豈復有此事哉選舉之法又變而爲科目三尺童子人人有青紫拾芥之意士氣囂凌而民氣亦因以不靖陳勝之徒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嗟乎封建廢則世祿亦廢後世宜無有世卿矣然而遂以孔子爲譏世卿則未明乎古今之異勢也

論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文姜之事春秋書之詳矣自此年會禚之後四年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夫諱國惡禮也文姜之姦非國惡之大者歟何春秋不爲之諱也曰此聖人別嫌明微之意也桓公六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蓋以文姜淫亂疑非桓公之子故子生不書而子同生獨書所以解後世之疑也然而人之多疑者或且曰帷簿之事曖昧難明固史策之所不著安知桓公六年以前文姜與齊侯不有會合之事乎是故春秋舉其異日之淫行而備錄之

于禚于祝邱于防于穀無行不紀無役不書以明文姜之惡春秋所不諱也而自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至七年子同生其閒夫人姜氏無一事見於春秋則莊公之爲吾君之子信矣此聖人別嫌明微之意也六國之季楚爲黃秦爲呂司馬氏之東也或以爲牛聖人之爲萬世計深遠哉

論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何休服虔以爲欲共伐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孔穎達曰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

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侯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侯故知期共伐邾耳愚謂孔氏之說是也惟陳蔡於魯竟絕路遙魯及齊伐邾何必遠期陳蔡乎曰齊強而魯弱齊雖與魯共伐邾而實欲專得邾魯知其意故遠與陳蔡爲期欲其以師從我魯得陳蔡之助則可以脅齊而齊不得專有邾矣其必求助於陳蔡者正取其遠也越國鄙遠自知其難若近國則助我而又與我爭邾矣陳蔡之不至知魯之謀也徒爲魯役而無所得陳蔡所以不至也於是魯與齊共伐邾邾降于齊師魯不敢爭而還失陳蔡

之助也漢高祖與齊王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共擊項羽信越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高祖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高祖從其言韓彭皆至卒滅楚嗟乎天下皆以利動者也魯欲藉陳蔡之力以脅齊而不使陳蔡得與其利此漢高祖不能得之韓彭者而謂魯莊公能得之於陳蔡哉蒲之盟晉將始會吳吳不至鷄澤之會晉使逆吳子於淮上吳子又不至其亦以此也是故越國而謀君子以爲古古之道非

可行於後世也金與宋約共伐遼遼亡而所以卑宋者
止薊景等州且亦空城而已蒙古與宋約共伐金金亡
宋欲乘時復三京而蒙古卽以敗盟來討嗟乎宋人之
見何其出陳人蔡人下也

論齊人殲于遂

齊之滅遂也旣不能奄有其地則宜置君而去之而顧
置戍焉宜其殲于遂也鄭莊公入許置許叔於其東偏
而使公孫獲處其西偏命之曰凡爾器用財賄無寘於
許我死乃亟去之及鄭莊公卒許叔入于許使公孫獲
不去亦必爲所殺矣夫滅人之國而不能有而又不肖

舍乃以孤軍戍守其地未有能相安者也諸葛亮南征
所至之地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
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
死喪畱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
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
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夷漢粗安故耳亮之所見豈
不遠哉劉裕之平關中也留其子義真鎮之而自東還
及義真殺王脩人情離叛無相統一裕遣朱齡石替義
真鎮關中義真奔還僅以身免而齡石卒死焉此亦齊
殲于遂之類也明永樂中討黎季犛之亂遂平安南立

交阯布按都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然大軍甫還陸那阮貞等卽並起爲亂黎利因之而反宣德中卒從其請復立陳暲爲王而廢交阯是以古之王者慎固封守無務勤兵於遠也

論齊人降鄆

鄆者公穀皆云紀之遺邑也夫自紀侯大去至此二十有七年矣齊人乃始降鄆何也叔姬卒故也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鄆是叔姬不卒鄆不得而降也烏乎叔姬以一亡國之婦守義不變流離顛沛歸死于鄆而其遺民亦遂有所係屬

終叔姬之身義不降齊聖人書之所以嘉叔姬之節而見節義之感人者深也君死矣國亡矣而君夫人在人心猶未盡去也聖人又以勸後世亡國之臣使知忠義之事之可爲也夫君夫人在且然況其君在乎齊康公爲田和遷於海上自是田和列於諸侯稱元年矣然史記年表仍大書康公之年其間太公和二年桓公午六年皆不書也至二十六年康公卒齊無君矣然後書齊威王元年是得有得乎興滅繼絕之義矣

論楚人伐隨

楚入春秋以來伐絞伐羅皆不見於春秋桓之六年八

年楚嘗再伐隨矣春秋亦不書也僖之二十一年冬書楚人伐隨何歟爲中國書也夫齊桓霸業以服楚爲一大舉而楚入春秋其勢日盛齊桓亦未敢以諸侯之師遽入其地故先誘致其附近之國而與之謀比年與江黃盟會而徐人之取舒伐英氏亦所以助齊也齊霸衰而楚伐江滅黃伐徐皆以卽中國故而是年隨又以漢東諸侯叛楚傳云漢東之國隨爲大吳入郢之後而隨猶在是隨之爲國雖鄰於強楚而有以自立非江黃諸國比也當是時宋襄公方圖霸誠能合諸侯之師以救隨隨得上國之援必能率漢東之國與楚爲難則楚必

不敢衡行於中國而宋霸成矣宋襄計不出此區區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烏呼求而得之雖得不爲榮況不能得乎孟之會宋公執焉霸風掃地矣春秋於是年冬書楚人伐隨爲中國書也蓋深惜中國有如是可乘之會而宋襄坐失之也

論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也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見孔父爲其君與夷死也賢孔父也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見仇牧爲其君捷死也賢仇牧也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見荀息爲其君

卓死也賢荀息也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見公子瑕爲其大夫元咺死也罪元咺也君子以元咺之立公子瑕無禮甚矣僖之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於是釋宋公目夷之立權而正者也目夷不立襄公不得反矣若元咺之立公子瑕則異是楚執宋公辨以伐宋也晉執衛侯執而歸之于京師也夫旣歸之于京師則或釋或否或遂收其國土或更立賢君當聽之於天子矣是故公子目夷之立拒楚也拒楚可也公子

瑕之立拒天子也拒天子不可也湯之囚於夏臺文王之囚於羑里其去國也皆歷數年之久不知其國以何人爲主古史缺略後世無聞焉意其時必有大臣攝國事如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之例元咺不知此而輒立公子瑕無禮之甚者宜爲春秋之所罪也然其時國政必皆出於元咺所謂公子瑕者特奉以爲名耳故春秋書公子瑕不成其爲君而亦無貶辭

論介人侵蕭

介人侵蕭細事也何以書於春秋烏呼此聖人垂戒之深也僖二十九年春書介葛盧來其年冬又書介葛盧

來介之於魯何來之數也乃逾年而有侵蕭之役矣易曰履霜堅冰至介葛盧之來是履霜之兆也夫戎狄之於中國不相習也山川之險易關津之通塞人民之衆寡國勢之強弱皆不得而知也彼安敢遽涉吾地哉故欲逞志於中國必先納交於中國介葛盧一再來魯其於他國可知也夫既歲至中國之地則山川之險易關津之通塞人民之衆寡國勢之強弱固已在其目中矣其侵蕭也其入犯中國之始也今歲侵蕭明歲安知其不侵魯哉聖人書之所以警中國也周公有言德澤不加則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則不臣其人古之聖人非不

知遠人慕義之可嘉中外一家之爲大也然而不受者知其必有害也漢書匈奴傳贊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烏呼此聖人之深計也夫以昌頓之強當秦項之亂然而不能闢入中國尺寸之地者以其素不相習也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使之散居內地明習漢法其後劉淵以五部離散之餘卒能自振於中國者以相習故也宋太祖建隆二年女真國來貢名馬而宣和之禍卒發於女真是故春秋於兩書介葛盧來之後

卽書介人侵蕭是亦可以觀矣

論齊人弑其君商人

文之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至十八年書齊人弑其君商人商人弑君之賊也不以討賊書而以弑君書然則商人無罪歟曰此聖經之窮於辭而不得已也自商人弑立以來書齊侯侵我西鄙書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書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書齊侯伐我西鄙書公及齊侯盟于穀國人君之矣諸侯與之矣其爲齊侯也久矣至是不得變其文曰齊人殺商人也故曰窮於辭也歐陽修作五代史於梁本紀曰天下之惡

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或譏予失春秋之旨予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歐陽子之言固有合於春秋而後人猶以不僞梁爲歐陽病何哉然而吾於此又見春秋之爲亂臣賊子戒者至深切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商人以其君爲可弑而弑舍人亦以其君爲可弑而弑商人自文十四年至十八年首尾五年耳而弑人人弑曾不旋踵夫何

樂乎爲君也吾觀曹氏父子之篡漢也託禪讓之名行篡弑之術錫文讓表粲然可觀真若可以欺後世未幾而晉之篡魏亦如之未幾而宋之篡晉亦如之由宋而齊而梁而陳勸進之辭禪位之策若出一手是故春秋書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書齊人弑其君商人爲亂臣賊子戒至深切也

論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書爵書伐子之也齊桓晉文之霸業皆在乎尊周室攘夷狄而尤以服楚爲大事至楚莊圖霸則楚固其國也欲攘夷狄惟有如齊之伐山戎晉之

伐赤狄白狄而已楚之君臣以爲僻陋之國雖能服之不足以伸大義乃興師而伐陸渾之戎善哉此舉乎楚莊所以得列於五霸也夫陸渾之戎乃僖之二十二年秦晉所遷於伊川者也昔周公營大邑於東國洛是爲東都平王之東遷以東都爲京師是則伊洛之間密邇王室而秦晉使陸渾之戎逼處其地何其慎歟楚莊乃能遠涉中原撻伐異類雖未能廓而清之然亦可謂知所務矣斯春秋之所嘉也嗟乎華戎雜居未有不亂者也漢宣帝納呼韓之降居之亭鄯委以候望光武亦以南單于數萬之衆徙入西河轉至五原連延七郡嗣後

羗胡鮮卑之降者亦多處之塞內晉初郭欽江統之徒
並以戎夏不可襍居宜申諭發遣還其本域峻四夷出
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其時不能用未及十年劉石
雲擾唐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得徧觀中國形勢其
後竟爲邊患而回紇之留京師者創造邸第或伏甲其
闕數出中涓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而走城外
然則華戎襍居未有不亂者也楚子伐陸渾之戎可謂
知所務矣

論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而孟子曰定於一自古
及今未有一而不一而定者也世之盛也國無異
政家無殊俗考禮正刑一德歸于天子所謂天下有道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周之衰王者不作於是諸侯之
強大者起而爲之長齊桓興齊爲盟主晉文出晉爲盟
主春秋亦遂從而予之何者天下不可以無所一也僖
文宣成以來天下之從晉久矣晉之外如齊如秦如楚
皆大國而楚尤強時出而與晉爭霸諸侯之叛晉而卽
楚者固亦有之然不過如鄭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晉
至從晉楚至從楚其兼聽於晉楚者無有也乃至宋之

盟而晉楚二卿並列於諸侯之上於是中國遂有二霸自此列國諸侯南向而朝楚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眾宋世子佐以後至而不得見滅胡滅頓楚益橫而吳越繼之晉遂失霸其國內亂三家分晉西陲之秦乃一出而莫之禦先王封國掃地無遺延至楚漢之際而生民幾盡矣君子推原禍本由於秦之強而秦之強由於晉之衰晉之衰又由於楚之強則宋之盟實古今盛衰治亂之樞也烏乎自古及今未有不一而定者也漢唐以來天下一統其間不幸而分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南之詆北曰索虜北之詆南曰島夷然而各一其一則

猶各定其定也北宋之於遼南宋之於金則遂爲兄弟之國自澶淵之會與契丹盟而政交於中國矣烏乎此亦宋之盟也

論公薨于楚宮

魯周公之後也其國天下之望也四代之服器官魯則兼而有之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大廟則天子之明堂其庫門則天子之臯門其雉門則天子之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凡天子之制無所不具蓋亦盛矣其在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宮室之盛詩人以爲美談襄公一至楚國乃慕其居處效而倣之矧爲楚宮舍路寢而不居卒薨乎是墨子所謂舍其文軒而竊鄰之弊輿舍其錦繡而竊鄰之短褐舍其梁肉而竊鄰之糟糠其是之謂歟甚矣夫人之好怪哉居越而慕燕生秦而思楚目所習見耳所習聞不以措意也罕見罕聞之事則欣欣樂道之祖父之所留貽少小之所便習棄若敝屣然遠代之物異域之器則拱壁視之魯侯之爲楚宮衛侯之習夷言趙武靈王之改胡服其揆一也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皆中國帝王經

世之大法至於粵之罽燕之函秦之盧胡之弓車不過付之工師俾世守其法而已古昔隆盛之時殊方異俗重譯而至奇肱之飛車宛渠之螺舟奇形詭製亦固有之聖人擯之而勿御絕之而勿傳邦國勿賴其用考工勿詳其法蓋不欲示天下以異也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胥一世之人而範以先王之法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耳目一而風俗同天下所以長治而久安歟

論西狩獲麟

纂四

七

春秋之書狩也桓之四年曰公狩于郎莊之四年曰公狩于禚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曰西狩而不地何也聖人思周道也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當平王東遷之初周室東而周道衰矣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解者曰興周道於東方至其晚年周公之夢久不復作亦知東周之不可爲矣乃退而刪定詩書而於詩寓意焉變風始邶鄘衛而終於檜曹邶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芴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檜之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聖人之惓惓於西方如此蓋歎東周之不可爲而追思西京之盛也哀之十四年

西狩而獲麟則聖王之瑞也西則文武故都之所在也故不著其地而曰西焉猶詩之言西方美人也有西方之美人而後有西方之麟孔子若曰周室其復西乎其將復見文武成康之盛乎故書曰西狩獲麟而遂絕筆乎是以爲文武將復興而春秋可無作也夫西者魯之西也非西周也聖人借以寓意焉爾邶又考之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則哀十四年歲在實沈也昔武王之伐紂歲在鶉火說尙書者以爲在武王十三年而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說者以爲是觀兵之年夫十三年歲在鶉火則十一年歲在實沈也武王克商以鶉火

而伐紂實始於實沈而哀十四年亦與之同是故論其地則西也論其年則武王伐紂之年固周之所以興也聖人作春秋於其終也大書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蓋曰周且再受命也故曰思周道也

達齋叢說 曲園襍纂第五

德清俞樾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說

文王受命改元爲古今一大疑其實無足疑也唐虞五臣契稷並列商周皆古建國周之先君非商王裂土而封之也夏后氏德衰成湯放桀南巢天下歸之遂有天下其後中衰諸侯不朝卽已不有天下矣孟子曰武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諸掌也此武丁以前嘗失天下之明證及紂之身天下大亂三分有二皆歸文王則天下豈復商有乎夫衆所歸往謂之王虞芮質成之後六州咸附則已有王之實矣有其實豈得辭其名此文王所

以稱王也紂雖存止是殷商之國耳其存其亡與周之
王不王無與也紂惡未稔文王不必亟亟焉亡之紂惡
既盈武王不得不伐之伐紂以救民也非爭天下也天
下之歸周久矣是故既誅紂而仍立武庚殷商固無恙
也武庚又亂則又伐之而封微子於宋亡於殷猶存於
宋也何也殷商之存無損於周之王也非如後世之爭
天下者必滅其國而後可代之興也說者謂武王誅紂
之後始謂之有天下則昧於古今之異而聖人伐暴救
民之盛舉轉若爲爭天下之私心矣及周之衰則已與
古微異春秋時大國若晉楚齊秦皆周之建國故周雖

衰而不得不奉之爲共主齊桓晉文皆以尊王爲名莫
敢自王然當時紀載之辭如王貳于虢單襄公如晉拜
成之類固已視周如列國矣此夏商以來相習之見非
左氏紀載之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由今觀之孟子之世豈非周王之天下
而孟子已與夏商亡國並言之然則文王受命稱王復
何疑之有執後世之義而以繩三代以上其不可通者
多矣

王制說

禮記王制篇盧植謂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然據史記

索隱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王制也
鄭康成答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
後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
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生衰周
不得位乃託魯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後世春秋
微言大義惟公羊得其傳公羊之傳惟何劭公爲能發
明其義乃今以公羊師說求之王制往往符合按公羊
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
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子男爲一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
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鄭意
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也夫鄭何所說難異然春秋三
等王制亦三等則其合者一又公羊傳桓四年春公狩
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則
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
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康成釋之云孔子雖有
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

見讀而傳爲三時田據此則三時田乃孔子所立素王之法而王制曰天下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合者又以是推之其言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其論立學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論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凡若此類鄭康成皆以爲殷制豈非所謂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者乎吾意孔子將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宋儒於戴記中表章學庸二書愚謂王制一

篇體大物博或猶在中庸之上乎

大學說二

致知在格物

格物之說何其紛紛也夫格物乃大學教人之始非可索之元妙亦不必求之過高要使學者有可以入手之處乃爲得之是故格者正也格之訓正經傳屢見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孟子離婁篇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並曰格正也欲致其知在正其物其物不正知不可得而致也內則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此卽格物之始事矣數者一至十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一則曰一

二則曰二必先正其物然後從而推致之則知一者惟初大始道立於一二者地之數也東則曰東西則曰西必先正其物然後從而推致之則知東者動也萬物始動生也西者遷也萬物遷落也蓋卽數與方名中其理有不可勝究者矣使不先正其物則仞一爲二指東作西顛到眩惑之不暇又何知之有乎是以黃帝治天下必先正名百物孔子論爲政必也正名而大學之教始於格物其義一也周公作爾雅自天地以至草木禽獸一一訓釋之蓋亦格物之事推而言之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皆格物也物不格則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尚足與言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乎是故格物一言所包者廣自童子六歲始受數與方名以至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舉不外乎格物以致知非獨古人爲然雖今人亦然今有孺子始知咳笑必先告之父則曰父母則曰母兄則曰兄姊則曰姊及其少有識知則又告之衣則曰衣冠則曰冠梁肉則曰梁肉何者物固不可不正也物之不正則無以啟發其知也是故致知格物之說自漢以來儒者莫得其解而其事則自古至今實未之有易也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齊有二義詩小宛篇毛傳曰齊正也禮記少儀篇鄭注曰齊和也齊家之齊含此二義於義方備下文引詩曰宜其家人又曰宜兄宜弟凡兩言宜此和之義也又引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而釋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正之義也 先祖南莊府君四書評本曰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可知齊家之齊必當兼此二義也董子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夫粲然有文文卽齊正之謂驩然有恩卽齊和之謂宋儒大學衍義

陳齊家之要曰重妃匹曰嚴內治曰定國本曰教戚屬其意偏主於齊正殆於義有未盡乎孔子曰兄弟怡怡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齊家之君子其有味乎斯言

中庸說

中庸一書本是脈絡貫聯漢人輒於其中妄加子曰字遂致截斷文理多生枝節嘗取而讀之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其不行矣夫此數

句本一氣貫注民鮮能句卽包下不行不明兩意而不
行由於不明故用鮮能知味一喻而以不行矣夫爲唱
歎之語以結之漢人於此加兩子曰字遂使一章變成
三節而語轉不了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
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爲
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天下
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段文字亦一氣貫注因上章不行不明兩意側重不

明故舉舜之大知以示人見必如舜之大知方可以明
道人皆曰予知而實非知也故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因
舉回之爲人以示能守者之難得而以中庸不可能爲
唱歎之語并上章而結之漢人於此加三子曰字遂使
一章變成四節而語轉不了矣禮記如坊記表記緇衣
等篇其中子曰字均是漢人增益多可刪除者姑
舉中庸兩段以示例餘可推焉亦有子曰字本非衍而
誤以爲衍者如哀公問政一章非皆孔子之言也子思
子之言也孔子之言至夫政也者蒲盧也其辭畢矣故
爲政在人以下則皆子思之言蓋子思欲明爲政在人

取人以身而特引夫子之語以發端也下文好學近乎知三句又著子曰字則其上非孔子之言明矣學者不察謂上下皆孔子語乃以此子曰爲衍文嗟乎如前兩章則衍子曰字而不知如此章則應有子曰字而反以爲衍古書之不易讀如此夫王肅作家語并因子曰字而偽造哀公問語於其間誣妄更甚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三桓始也說

鄭康成注曰慶父與牙通于夫人以脅君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正義曰三桓以前齊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

據魯而言按此說殊不可通然則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豈據齊而言乎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豈據晉而言乎且季友卽三桓之一而云由三桓始似季友亦在所殺矣愚謂記文殺字非生殺之殺乃隆殺之殺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九字作一句連上文讀之其文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蓋言大夫與君分不相敵不得饗君故旣明之曰非禮又申說其義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謂大夫強盛而君微殺致有大夫饗君之事其事則由三桓始也因一殺字誤讀遂使記意不明或議刪由三桓始也

五字失之甚矣

五德說

五德更王古有二說漢書律歷志載三統歷曰唐火德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此一說也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一說也沈約宋書歷志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蓋二說之不同如此秦自謂以水德王此相勝之說周火故秦水也漢自謂以火德王此相生之說周木故漢火也然則二說當以何者為是曰唐虞禪代則宜從相生之說殷商放伐

則宜從相勝之說各成一理豈相悖乎

周書月采說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按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然則月令乃月采之誤淺人多見月令少見月采故臆改之耳朱文公反疑漢志采字為誤王厚齋亦云皆非信而好古之義也采者事也與臯陶謨載采采同月采言每月所行之事也顏師古謂說月之光采義殊淺近若近時方樸山以魯語少采夕月說之則尤非是魯語韋注云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三采與是采以衣言月采之文夫

豈可通

春秋築郿說

春秋書築郿左氏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說非是春秋書城者多矣豈必皆有先君之廟愚謂築與城不同築非城也尚書說築傅巖之野傅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疑春秋書築亦此類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說

文元年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正義有二說其引漢

書律麻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曰非禮是嫌置閏太近前也又云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麻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是嫌置閏太近後也余謂此二說也於傳者之意皆似未得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麻過也使此年置閏或應在前或應在後而不應在三月則亦是司麻之過則亦是官失之也不得云非禮今云非禮明非官失之也其非禮之故傳固言之矣曰先王

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解歸餘於終曰有餘日則歸之於終此未得終字之義終者歲終也古人置閏必於歲終秦漢之際猶然蓋古麻粗疏立法未密知是歲之當閏而不知置閏之當於何月故置之歲終使寒暑節序無大差忒而已不求其密合也相沿既久人人以爲當然至是歲魯之司麻者乃始參驗中氣推算餘分而於是年三月置閏蓋始變古法也一時朝野上下翕然信從無不服其推步之精而知禮之君子則以古法從此而變壞新法從此而更張卽此一事發其端而作聰明以亂舊章者將月異而日新是今

非古何所底止是亦世道之憂也然其意精法密則固無以折之故不曰官失之而曰非禮其曰於是閏三月明置閏不於歲終而於三月前此無有也烏乎古之聖人非不能爲其精且密者也益精益求精而於天行終不能無失則不如存其大綱而已後人無事不求勝於前而麻法尤甚非徒推考古今求其得失甚者采用異法剗造新規由古君子觀之其非禮更何如哉

論語說三

君子坦蕩蕩

述而篇君子坦蕩蕩釋文云坦吐但反蕩蕩徒黨反魯

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盧氏考證云段玉裁欲改坦湯爲但湯愚以魯論亦不必二字皆異文故仍之樾竊以盧段二說皆非也考阮校勘記竝無作但之本段氏一人私見固不可從若謂魯讀止蕩蕩之異則止云魯讀蕩爲湯足矣何必連坦字言之乎疑古論作君子坦蕩蕩魯論作君子坦湯其湯下無重文釋文本云魯讀坦蕩蕩爲坦湯以明魯論古論不特蕩蕩文異并有重言單言之別故連坦字言之其文方明傳寫因湯下無重文并刪上一蕩字而陸氏之意不明矣此句當從魯讀蕩蕩文異義同毛傳曰湯蕩也坦湯卽坦蕩乃雙聲字

漢書陳勝傳注曰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然則坦蕩雙聲亦猶鏘鏘雙聲也於君子曰坦蕩於小人曰戚戚上句雙聲下句疊字見聖經文法之變如踧踖如與與如亦上雙聲下疊字也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書引此經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師古注曰坦蕩明達之貌戚戚常憂懼也疑師古所見漢書正作君子坦蕩故其注如此今本漢書淺人妄增論衡命祿篇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坦蕩之交正本魯論語亦一明證或曰上句少一字如讀之不諧何余曰使吾儕童而習之卽曰君子坦蕩則轉以多一字爲不諧矣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下句少一字而讀之甚諧童而習之故也此不足疑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兩句各爲一事齊必變食謹神人之交居必遷坐嚴公私之辨居乃燕居閒居之居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卽所謂居必遷坐也此本言飲食之事居必遷坐因齊必變食而類及之亦猶下文寢不言因食不語而類及之也正義標齊必至如也五字而總釋之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則自齊必變食以下所包甚廣居與寢不嫌不倫

後人合上明衣爲義則以爲皆謹齊之事而此居字爲贅設矣

使乎使乎

論衡問孔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翟氏灝作四書考異載此文云旣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爲其所據正文所有愚謂翟氏說非也論語體例從無於聖言之後復加斷語者非之也三字自是王仲任語下引說論語者云云則又申說

所以非之之故耳下文云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又云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又云使孔子爲伯玉諱宐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然則仲任所據自同今本止言使乎使乎無非之也三字翟氏不考下文率爲此語恐後學疑惑故具說之

楚謂之跣衛謂之輒說

昭公二十年穀梁傳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衛謂之輒愚按跣輒二文雖有從足從車之別其從耳聲則一也何以爲楚衛之別乎疑衛謂之輒輒字或

從足作跣蓋以其義屬足故變從足文隨義變古人作書自有此例學者見輒跣二文之不同遂妄增楚謂之跣句其實跣卽輒之變體而楚則因齊而類及也說文無跣字是許君所見穀梁傳無此一句之證

詩良人說

詩綢繆篇見此良人傳云良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然則良人之稱通乎夫婦小戎篇之良人婦謂其夫綢繆篇之良人夫謂其婦朱文公泥於孟子之文改易古訓殆非也咸豐初蘇州

王墓山土人墾地得唐故潁川陳夫人墓誌其夫王頊所撰有云以子天年未盡不得與良人偕死又曰於戲良人道光母儀稱其妻為良人自本毛傳而世多疑之蓋古訓之晦久矣

法言如玉如瑩說

楊子法言吾子篇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宋龔鼎臣東原錄據唐人類書中所引作如玉加瑩爰見丹青余前著諸子平議采用其說乃觀漢高陽令楊著碑曰其德伊何如玉如瑩即用楊子語則宋類書所引又未必是也說文玉部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王者逸論語曰如玉

之瑩按如玉之瑩從玉色義如玉如瑩從石次玉義正與詩如金如錫句法相同從今本亦得

漢書說四

竝音伴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竝二十四邑皆反師古曰竝音伴余謂竝古音如傍故史記漢書傍河傍海皆作竝字似不得有伴音此竝字疑扶字之誤說文夫部扶竝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讀若伴侶之伴然則師古音伴正扶字之音也竝古字作𠄎學者多見𠄎字少見扶字因改扶為𠄎耳

犇命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竝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按材官騎士若今之額設兵也犇命乃臨時選取精勇若今之募勇也兵勇之分蓋自漢而已然矣

罔克耆壽咎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按漢詔原文本作卽我御事罔克耆壽俊咎在厥服較今本惟或字作克字又俊下多咎字耳其服字固與今同也何以明之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據文穎注能字解克字賢字解俊字事字解服字故知所引書辭作罔克耆壽俊咎在厥服也爾雅曰服事也經云咎在厥服故釋爲咎在用事者若作咎在厥躬則文氏必不作此解矣至顏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躬乃云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而以文氏所云爲失此師古之疏也近世

段氏撰異孫氏疏證並據漢書謂今文尚書作厥躬不知此漢書之誤故具論之

執金吾

漢書執金吾有二解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愚謂顏說非也崔豹古今注云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謂為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為吾焉據此則漢制有金吾有木吾豈得以金吾為鳥名乎至應說亦有未盡吾之為

義固取乎禦而吾實大棒之名以大棒可禦非常故以吾名之執金吾者執此棒也實有其物非執金革以禦非常之謂也應氏之注參以崔豹之說其義方盡

字說九

廐

說文有從斗廐聲之廐篆而無廐篆愚謂廐即筮字也爾雅釋宮屋上薄謂之筮許書無筮字蓋許君所見爾雅作廐也屋上薄故從广而後人以其編竹為之故變從竹實一字也說文奪此篆而偏旁有之則宜據爾雅

補

歸

爾雅釋山小而眾歸說文無歸字或曰歸卽巍字然巍乃高大之兒歸然之歸義或可通山小而眾之歸非其義也愚按釋文引字林云歸邱追反疑此歸字卽旨之或體說文自小阜也象形小阜之義與小山合象形作自則有眾意矣歸字本從自得聲自變作歸又從歸得聲古人作字自有此轉展相從之例如去本從口而口變作筭又從去也

茵

爾雅釋艸茵芝自來不知茵爲何字愚謂此卽說文茵

字也茵彖說解云以艸補缺從艸丙聲讀若陸以艸補缺雖非芝義然讀若陸則知爾雅蓋借茵爲共也說文共菌共地葦叢生田中從中六聲壘字卽從共得聲陸字又從壘得聲陸壘共三字聲同可以段借茵讀若陸則亦聲同而可以段借矣地葦之義正與芝合

免

說文無免字余謂挽卽免也說文子部挽生子免身也字亦省作免越語將免者以告韋注曰免乳也此卽挽之省也內則免薨鄭注曰免新生者亦卽挽之省也人初生謂之挽物初生亦謂挽人物不嫌同辭也生子免

身其本義君免乎芮司徒免乎其引申義

劉

說文無劉字傳寫佚也其字在刀部在金部則不可知要當以顧命一人冕執劉之劉為劉字本義蓋兵器也周有公劉猶唐虞有受斨皆以器為名劉篆佚而後人輒以錙篆當之非許君意

藥

周官草人疆藥用蕢鄭注疆藥疆堅者說文無藥字余謂藥即檻字之變亦猶鑿即鑑字之變也管子地員篇廩焉如塹以其言土故變從木為從土此乃俗字矣

袍

儀禮士昏禮纁裳緇袍鄭注袍謂緣袍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說文無袍字疑當作花說文花裾也訓緣即其引申義也字本從它變而從施司馬相如傳批獨繭之綸袍是也又省而為袍遂不成字然俗字如此者甚多詭即訛也洩即沲也

駮

公羊定公八年傳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解為搖馬銜走說文無駮字余謂即駮字也說文駮擊馬也於義正合其字本從支束聲變而為從馬束聲又誤束聲

爲束聲而陸氏遂音素動反矣陸云本又作撇其右旁與敕絕近可證古本之爲敕也

燿

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傳王夷師燿說文無燿字余疑其爲憺字之誤王夷師憺者夷傷也憺痛也痛傷義相近字誤爲燿杜因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燿未免望文生訓矣

漢唐改答法說

古人之事經後人改易之以爲古人之見不及此者皆大失古人之意者也如答背之易爲答臂其一也人有

七竅其五在上使人見之其二在下不使人見之此羞惡之心在上古之世民之初生而卽有之許氏說文曰市鞞也上古衣獸皮先知蔽前繼知蔽後市象前蔽以存古然則上古未有衣服先有蔽前蔽後之制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禽獸雖不知蔽前後然天必爲生尾以蔽之是天不欲露其前後也人以無尾故法獸尾而制爲市其後又推而廣之上爲衣下爲裳首則有冠足則有履自頂至踵皆得掩蔽而揖讓拜跪之事興垂旒佩玉之飾繁遂有以大異乎禽獸而禮義行矣不幸其人不自修飾陷於罪過於是出乎禮入乎刑不得不以

櫝楚困苦之乃袒而撻其背古之聖人非不知人之五藏皆係於背然無以易之蓋以背與臀較則背爲重以背與膺較則背又爲輕聖人以人皆有羞惡之心萬不可以露其下之二竅則舍背無以施吾撻矣何也撻其背猶愈撻其膺也自漢景帝詔應答者皆答臀始有答臀之法唐太宗又詔無得答背相仍至今遂以答臀爲常天日之下衆人耳目之前盡去其所以蔽者使仰其尻而受笞辱之不已甚乎此法旣行雖婦女不得免焉律曰良婦單衣受杖犯姦之婦去衣受杖夫杖之所加加於臀骹臀骹之間本無衣也所謂單衣卽是單袴然

則去衣實去袴也此有明以來律令之舊文也 本朝寬大良婦杖罪皆贖犯姦之婦亦令單衣受杖於是婦女笞臀始免去袴而官長喜怒又或出於法令之外如袁子才小說所載某縣令杖全姑事至弛其下衣親臨觀之烏乎笞臀之法本由矜全人命孰知其弊至此乎夫杖誠輕也雖笞背亦生杖誠重也雖笞臀亦死今之斃于杖下者豈少哉而徒使形體裸露廉恥泯滅吾故曰古人之制後人變易之而大失古人之意者此其一也今欲復笞背之法則又恐酷烈之吏肆行敲撲易致殺人請依今制於矜全性命之中更加保全廉恥之意

婦人有罪免科笞杖男子受杖亦留單衣庶使人道不同牛馬聖人復起必從吾言

漢唐三門轉漕說

前明王恒叔太僕士性徧游海內名山大川箸廣志釋一書凡形勢險易風俗得失賦稅輕重具著於篇非徒評隲山水銓叙草木已也惟河南省內有一條云三門而下石磧如山連延百里河過砥柱響聲如雷漢時轉漕關中皆繇此路不知何以挽舟而上或謂古有月河今石磧中無形影可求愚按漢唐都關中漕道必由砥柱其爲艱險則古人固明言之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

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豈非以三門道險故特爲此令歟唐書食貨志顯慶元年苑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瓠於肩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亦可見三門轉漕之艱矣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爲京兆尹請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爲然乃於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此則避三門之險改而從陸也其後陝虢

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徑爲運道屬於三門倉
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李泌本傳云
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饟
漕然集津倉實亦因裴耀卿之舊非自泌始也蓋三門
轉漕漢唐皆然而亦皆以爲苦至所云古有月河則未
有所據唐食貨志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大守李齊物鑿
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
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
人挽舟而上月河之說豈卽李齊物所鑿之新門歟恒
叔未詳稽史事故以三門轉漕爲疑而月河之說又無

依據輒考其大略以備王氏書之未備

神臂弓說

宋王明清揮塵三錄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
敵弓銘爲題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云我本韓世忠太
尉之部曲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太尉太尉令如
其制度製以進賜名克敵據此則克敵弓卽神臂弓也
乃以宋史考之則固不然宋史兵志熙甯元年始命入
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李評料簡弓弩若水進
所造神臂弓實李宏所獻蓋弩類也以檠爲身檀爲弰
鐵爲韉子槍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爲弦弓之身

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元豐六年從環慶路趙禹之請以神臂弓一千箭十萬給之元符元年詔江湖淮浙六路合造神臂弓三千箭三十萬二年臣僚奏乞增造神臂弓於是軍器監所造歲益千餘弓是神臂弓爲宋時利器歲有製造靖康時通判河陽權州事張旂奏曰河陽自今春以來累有軍馬經過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爲寄頓其實棄遺可知此器在當時布滿行閒人人攜帶何至南宋之初便

失其傳而待世忠製獻乎考世忠傳苗劉之亂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開湧金門以遁觀此知當日臨安城中自有神臂弩苗傅等且用之以拒世忠其非世忠製獻益明矣至克敵弓別是一弓非卽神臂弓本傳亦無獻克敵弓事但云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貌蓋皆其遺法如此而已兵志則曰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穿重甲最爲利器往歲調發弓不免損失乞下鎮江都統司足其額此事在瀆

熙中則世忠身後朱佺始以上聞是世忠初無獻克敵
弓事安得謂卽神臂舊製而改賜新名乎淳熙十五年
工部侍郎李昌圖言神臂弓斗力及遠屢獲其用後又
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軍中多言其發遲每神
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便疾反出神臂下上曰平原
曠野宜用神勁弓西蜀崇山峻嶺未知孰利詔金州都
統司詳議旣而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頭箭諸軍用之
誠便疾神臂不及據此則宋時又有神勁弓之名蓋其
時火器猶未盛行專以弓弩爲利器時出新製各爲美
名而神臂之名獨著於時此老兵不知克敵之弓由韓

太尉創造而謂卽神臂弓并以克敵之名尊爲上賜殆
當時行伍耳食之言非可爲典要也

劈正斧說

元制儀仗有劈正斧元史禮儀志云皇帝出閣升輦鳴
鞭三侍儀使并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執護尉劈正斧
中行導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門北向立導從倒卷
序立又曰俟兩宮升御榻鳴鞭三劈正斧退立於露階
東是劈正斧爲儀仗中最重之物考之輿服志云劈正
斧制以玉單刃金塗柄銀鐔亦不詳劈正名義仁和吳
長元宸垣識餘曰宋宣和殿所藏殷王鉞長三尺餘一

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金入元每大朝會則一人執之立陛下洒海之前名曰劈正斧余按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崇政殿卽舊講武殿崇甯初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制作極工妙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據此則駕前玉斧宋制固有之謂是殷之遺器則無據也余又疑劈正者劈陳之訛也宋史兵志元豐五年詔合沈括以劈陳大斧五千選給西邊諸將是宋時有劈陳大斧之名劈陳者劈陣也又有劈陣刀慶厯元年知州楊楷獻所製神盾劈陣刀是也刀斧以劈陣名言

可以劈破軍陣耳元以武功得天下故雖沿用宋制駕前玉斧而仍以劈陣爲名陣與正音相近久之遂訛劈陣爲劈正事涉朝儀無關戰陣劈正之名美於劈陣遂因而不改矣

